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一二回 隔城壕楊魁救忠臣 治毒鏢朱猛施妙藥

話說楊魁自午後見趙公勝出馬，便要同去破城，忽然心中想道：我是客情，他是主帥，何必同他爭功？等他們破不了城，然後我去。既不惹人怨恨，又見我的本領，豈非兩便？主意已定，便同李龍、王虎閒談了些戰陣的奧妙。看看天色已晚，仍不見趙公勝轉來，心中正在著急；又過了半晌。忽見數名小卒奔回，走至王虎前說道：「稟將爺、現在大帥在兩城腳，已同哈將軍打起仗了，小人等特地回營取燈球、蔑纜的。」王虎便吩咐發出燈球□隻、蔑纜□條。並燭袋、火練等類。小卒點上燈球，負了蔑纜，出營而去。楊魁想道：我何不追上小卒，問問趙將軍在何處打仗，接應接應去呢？想罷，便拿了八角響鐺，走出大營，望著燈球追去。不上一刻，已經追到小卒，問道：「你等說大帥現今同人打仗，究竟在什麼地方？請你領我去罷！」小卒回頭，用手向西邊指道：「爺爺你不見靠城那一團雪亮的燈光嗎？就在那處殺呢！」楊魁道：「他們既在那處廝殺，你們何不直奔那處，復行走到東頭何故？」小卒道：「爺爺有所不知，我們要走此奔北門吊橋，過了城河，才得到那處呢。」楊魁道：「城河對過，約有多寬？」小卒道：「大約二丈多寬。」楊魁暗道：這樣說來，我不必再繞吊橋了。因看見燈光，直向前去。走了一刻，已到城壕，遠見趙公勝前面一將，半人半鬼的樣子，手拿狼牙棒；後面一將身著白鎧，頭戴銀盔，手拿鉤連槍，丁字式一來一往殺個不停。看看趙公勝力敵不過，遂走至壕邊，將身躲在楊樹腳下，說聲：「本家，我借你這護遮護。」探手取出了兩枝毒鏢，唻的對準那穿白鎧的腰下發了一鏢，見那將從馬上栽倒，知道已經應手；又取了一枝鏢，對著那抓狼牙棒的手腕唻的發去，見那將如黃牛喊似的，兜轉馬飛身進城。楊魁就勢一躍步，也就躡過壕河，但見趙公勝一手拿了鞭，一手拿了劍，正然在那裡發愣。楊魁輕輕走至馬前，叫道：「趙將軍，勝敗如何了？」趙公勝一看，見是楊魁，大笑道：「我道這兩廝因何忽然一個墜馬，一個逃走，大約皆是壯士的暗器所傷。」楊魁道：「誠如君言，但那半人半鬼的放他逃走，便宜了他了。」又問道：「落馬的那將，現在何處呢？」公勝道：「馬已溜韁走了，那廝大約倒在青草裡面呢。」楊魁便叫小卒移過燈球，用手中錘撥開青草一看，見那人口已絕氣，順便移過屍身，去尋那枝毒鏢，再也尋覓不著。定神把那屍身一看，但見腰下一面有傷，淌了許多黑血。楊魁失笑道：「這廝可惡，我蝕了本了，他把我的毒鏢吃到肚裡去了。」趙公勝聽得，也自發笑。楊魁從腰間拔出那劉香妙的一把毒劍，將周茂之頭割下，交代趙公勝說道：「趙將軍，請著人送至湖西報捷，安慰安慰聖上、太子去罷。」趙公勝見楊魁一番舉動，心中□分佩服。二人慢慢回了大營，王虎、李龍忙出營慰問。趙公勝道：「我若非楊壯士救護，身臨險地，幾乎丟命。」便將哈克達、周茂雙戰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

軍中忙擺上夜飯，一面便著人帶了周茂首級，到湖西報捷，一面大眾人座飽餐夜飯。但聽趙公勝說道：「今日席間無酒，不免簡慢壯士。一者因此地孤營，誠恐敵人劫寨，為酒所誤；二者還要早些安息，明晨又欲攻城。未知楊壯士以為然否？」楊魁道：「在下意見，以為此城今夜必破，何必待至明日？現今皇上出後行在，如坐針氈，還能耽延時刻嗎？在下意見，須備晚飯過後，此處只留空營一座，請王將軍率領二百大帽軍，明火執仗，再至北門城邊，假作攻城掘地。將軍同李將軍，將營中全隊帶著，偃旗息鼓，繞到西門。周茂既已身死，可算已無守將，我便翻城入內，砍開鎖鑰，將軍等一擁而進，這內城豈非唾手而得？」趙公勝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因喊道：「來人，向後營取過一壇酒來，我陪楊壯士、二位將軍，痛飲一醉，以壯聲勢，如何？」楊魁道：「將軍盛情，在下敬領便了。」當下四人吃了一個半醉，各人用飯已畢，趙公勝便傳令拔隊不提。

卻說徐焱隨著太后回了慈寧宮，將各事料理清楚，已約午牌向後。忽聽徐天化喊要吃茶，五賢王到底年輕些，及至徐焱同著宮人送茶天化時，五賢王已從牀上一躍坐起，宮人也便送上茶來。徐天化喝了一口茶，覺得神志已清，因問徐焱道：「此時陛下聖體如何了？」五賢王便應道：「徐賢卿自己保重，朕此時已覺精神照舊。」因說道：「實也奇異，座上這位金甲神，想徐卿也看見的了。」天化道：「臣原是也被他一嚇，登時不知人事，這究不知是何道理？」看官，你道這位金甲神竟是何人？原來濟公自從午門外將徐天化、徐焱戲弄了一會，也便借隱身法到了慈寧宮，楊魁救駕等情，他皆一一看見。到得議到五賢王坐朝、太后毛簾，他暗道：這事萬萬不能讓他弄穩了的。因此四更向後，在期頤殿前現了像，晃了兩晃，所以太后在簾內，面朝外望得真切，就問太監，濟顛僧是否還在淶漪亭？及至太后同五賢王乘了龍鳳輦，至正大光明殿坐朝，他便就御座上現了金身，將五賢王同國舅嚇倒。總之牽制他們不能成事，這便是濟公聖僧之用心。至於五賢王、國舅暫時驚倒，不過因嚇起見，竟同害病不同，所以一覺睡醒，到得午後，神志已能復原，兩人便說起御座上所見之金甲神，彼此嗟歎半晌。

忽聞外面報道：「到刑部衙門拿問寇幘的人已回，雲寇板已不知去向。到湖西營替代的吳才，現有跟隨逃回云：『趙公勝不奉新君聖旨，已將吳才押下，目下已帶領部下，攻打北門。』」徐天化聽說，直氣得暴跳如雷，罵聲：「趙公勝這個狗才！當日是我硬將他提拔起來，豈料他恩將仇報。我徐天化不拿他碎屍萬段，誓不為人。」說著，又同五賢王商議，著徐焱草了一道旨意到守城五將：如有將趙公勝誅獲者，立封一等工爵。所以先前趙公勝挑戰，朱猛只管死守，後來哈克達忽然開城迎戰，周茂出西門由後面追擊，皆是貪的這點功勞。到得晚間，周茂被楊魁毒鏢打死，哈克達腕中受傷，敗入城中，隨即就修了告急的文書，遣人入宮。此時太后、五賢王正同徐天化、徐焱晚宴，議論明日是否坐朝，忽太監送到哈克達告急文書，一眾均大驚失色。徐焱道：「西門不可無將把守，再調外兵，是遠水不救近火，如今只有趕緊降旨，著哈克達兼管西門。」當下徐焱仍然寫了草詔，著人送到內城。

是時哈克達正是毒鏢的藥性發作，腕上怪痛，接到諭旨，□分著急。打發齎詔太監會後，暗想道：我只得如此如此，可保無事。隨即跑到帳後，議論半晌，然後敷藥將右手紮起，仍然騎了馬來至北門。登城一望，但見遠遠的燈球蔑纜，知趙公勝又來攻城。守至切近，見馬上並非趙公勝，乃是王虎，手執赤鋼刀，帶了大帽軍，耀武揚威來到城下，故意的裝著要扒城、要掘地的樣子。哈克達向朱猛說道：「今夜必不能出城迎戰，但須多備滾木炮石，緊守為是。」朱猛道：「王虎這無能之輩，料想不難擒獲，待末將出城把他拿來便了。」哈克達道：「王虎既是無能之輩，所謂有他不多，無他不少，就把他殺死捉住，也無大要緊。若是因出城捉他，被趙公勝搶了城，不是反轉的因小失大嗎？況且趙公勝既著王虎明火執仗前來攻打北門，而趙公勝不曾見面，難免不用聲東擊西之計。」朱猛道：「將軍之言，實屬有理。但未將見西城上燈火全無，難免敵人個從此乘虛而入。將軍既奉聖旨有兼管保守之責，必須巡察巡察才好。」

哈克達道：「朱將軍請放心，本帥已早有佈置，如西門萬一有失，諸位的罪過皆是本帥領去便了。但本帥腕上不過中了一鏢，未知因何這等怪痛？雖敷了刀傷藥，毫無效驗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朱猛道：「莫非中的毒鏢？且請把末將看看。」哈克達便將腕上裹的布解開，但見創口四週如紫茄一般，肉皆腐爛。朱猛大驚道：「果係毒鏢！若再過半日，則右手廢矣。」忙從腰間取出一小瓶，用指甲挑了些藥代他上好，仍然用布紮起。可也奇怪，此藥才敷上，覺得手不麻木，疼也止了許多，但見臭水已將所裹之布濕透。哈克達好生感激，正欲查問此藥從何而來，忽見西門守兵如飛而至，說道：「稟主帥，大事不好！」哈克達這一嚇，非同小可。忙問道：「還是城破了怎樣？」那兵道：「不是城破。」哈克達道：「既不破城，因何這樣的大驚小怪？」那兵忙開口正要稟說，忽然又來了一個西門守城的兵說聲：「稟主帥，大事不好，西門城已經破了！」哈克達方欲下城迎戰，知狼牙棒已丟在城外，忙在北門兵器架子上取了一把鋼叉，飛身下了城頭。看見滿城的燈球、蔑纜，照耀得如同白日，當頭一員女將，手執繡鸞刀飛奔前來。但不知這員女將果係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